



绚烂 Young

I want to fly to the sky



新概念作文
10周年纪念版

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选萃

吴如功等 著

2009盛装打造新概念作者10年的青春文学盛宴

韩寒 石康 沧月 张悦然 饶雪漫 安意如

众星捧月 倾情推荐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新概念作文
10年
第十屆
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選萃

吳如功等 著

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萬卷出版公司

© 吴如功等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选萃:新概念作文十年纪念版/吴如功等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9.9
(灿烂)

ISBN 978-7-5470-0135-6

I.第… II.吴… III.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2059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3mm×206mm

字数:252千字

印张:7.25

出版时间:2009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冬梅

特约编辑:赵海萍

装帧设计:伍奕 陈微微

ISBN 978-7-5470-0135-6

定价:19.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442

邮购热线:024-23284454

传真: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序

十年

转眼，新概念作文大赛跨入了第十个年头。当初我们在发起组织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比赛，会变成一场声势浩大、青春激荡的文学盛宴，会对那么多年轻人的生活以及中国的文学生态和语文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我们酝酿筹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时候，大多数中学生的文学阅读几乎为零。连我们这样一本专门给年轻人阅读的文学杂志《萌芽》，读者也都是中年人。当时的感觉真是悲哀！

我常常想起1998年秋天在上海西区那个平民化的招待所，我们和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们，在为新概念作文大赛构建最初的框架。我们抱着对文学、对教育、对青年的责任，也带着对活动结果不可知的忐忑，期望着未来；直到我们收到四千份来稿，直到我们看到韩寒、徐敏霞、陈佳勇、刘嘉俊、宋静茹等等一大批好得出乎我们意料的佳作。

其实，我们远远低估了年轻人对文学的钟情。看来，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文学天然的朋友。他们细腻、充沛、饱满的情感在寻找喷发的出口，他们对万花筒般复杂而丰富的生活大睁着好奇的眼睛，他们感受着快乐也感受着痛苦，他们需要表达，尽管痛苦和快乐都容易被放大。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可以陪伴生活、滋润生命的朋友，忽然，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在他们同龄人的写作中，他们发现了，他

们寻找的朋友就是文学!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阵容堪称豪华。参加联合主办的北大、复旦、南京、南开、华师大、厦大这些全国名校都派出了最权威的教授参与，王蒙、铁凝、叶兆言、方方、叶辛等著名作家都参加了首届比赛的评审。后来各届比赛随着规模的扩大，有更多的名教授和名作家加入了评委的队伍。这样一批文学权威来集体审阅默默无闻的中学生的习作，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情。这使得我们的大赛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

我们的孩子们没有辜负前辈名家的希望。深夜，在青松城宾馆的会议室里，阅读的兴奋让评委们忘却了疲倦，他们互相推荐自己刚刚看过的佳作，发表即兴的评论，感慨着年轻人文笔的独特和老到。这是一个让他们眼睛一亮的阅读经历。

1999年，一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悄悄地在年轻人中间流行开来。厚厚两大本学生写的文章，曾经被预测只能销售一万册，居然卖掉了60多万套。同学们争相传阅，大量信件寄到萌芽杂志社，寄到各位评委手中。“作文居然可以这样写!”“写文章居然这么有意思!”“文学原来那么好啊!”

短短几年，文学在青年中间成为时尚；年轻人成为了文学书籍的主要消费对象；“青春文学”、“80后作家”成为出版社追逐的热门。尽管，年轻的作者和读者都还幼稚；尽管青春写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文学人口的大大拓展，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多样化的可能性。文学给了青年人营养，青年人给了文学力量!

十年过去了。在文学和青年的互动中，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成为了一个公认的品牌。现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走向海外。经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授权，新概念作文大赛港澳地区首届比赛已经成功举办。学养精深的著名高僧、参加主办港澳赛区的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说：“写作事业是治国大事，是千秋大业，是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不朽盛事。中国是世界大国，文学名家辈出，从1999年在内地举办第一届比赛以来，在中国文化界、教育界，产生了极大影

响。目前，已先后举办了九届，产生了历史性的良好效果，孕育了一大批新进年轻作家，为文坛带来了崭新气象。今年第十届，我们港澳地区也有幸参加这一赛事了。这也是我们港澳地区培养人才、发现人才、成就人才的一次善举。”这表示了各界著名人士对我们大赛的高度评价。

新概念作文大赛不是一项具体工作，是一个事业。十年不是结束，只是成熟期的开始。我们期待着下一个十年。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萌芽》杂志主编

赵长天

五瓣品诗赛夏 第二卷

张雅雯夏

张华

王自洪

李磊田

李金国张俊

李学军张俊

李学军张俊

李学军张俊

张俊张俊

张俊张俊

天合诗社诗 第三卷

李学军张俊

李学军张俊



目录

第一辑 初赛作品精选

- 燃烧殆尽的小镇 003 李学军 张俊
- 老地方 011 李学军 张俊
- 身份 017 李学军 张俊
- 旧 022 李学军 张俊
- 来自夏天的魔法 029 李学军 张俊
- 舞 038 李学军 张俊
- 风中的少年 045 李学军 张俊
- 那时我们还很年少 051 李学军 张俊
- 文字的死亡 056 李学军 张俊
-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062 李学军 张俊
- 我亲爱的俄罗斯 071 李学军 张俊
- 格格 075 李学军 张俊
- 狗 083 李学军 张俊

第二辑 复赛作品精选

复赛赛题		089
英雄	陈元军	091
我们仨	朱音爵	096
命运杂记	邓天媛	100
我可以停下来	李濡晶	103
我可以停下来	周王蓊	107
我可以停下来	黄予	112
我可以停下来	李元	117
我的恋爱观	龙沐云	121
我的恋爱观	周悟拿	125

第三辑 他们的今天

吴如功·千里之外·楚歌		131
周悟拿·因爱而生的旅程·辞夏		139
黄予·用自由的笔触述说对生活的深沉怀恋·谁是谁的预言		153
刘洁一·永不放弃·Lucas小传		162
朱音爵·那个下雪的日子		171
郭龙·给自己一支笔·古渡		175
沈郑洋·烟花冰		185
李元·关于“十”和它周围的事情·秋天漫笔		192
靳星·十年梦，一朝成真·十一日		198

第四辑 “新概念”十年庆典特别节目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对谈		207
--------------	--	-----

第一辑

初赛作品精选





新概念
10年

MENGYA
XINGNIAN ZUOWEN TONIAN JINIANBAN

燃烧殆尽的小镇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二中 高三(7)班 吴如功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愿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种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动物凶猛》

铁轨召唤出的小镇

在这条横贯了整个林区的铁路上的火车还未提速之前，整个鹤镇的冬天还如同我想象中一般寒冷。那并不只是因为接近高纬度的气候，还有和寒冷一同存在的无聊。对于一个当时还有清鼻涕的小孩来讲，从非城到鹤镇差不多八个小时寂寥的旅程就仿佛一个世纪那样长，而且是没有任何热闹事情发生的一个世纪。当父亲和陌生人聊天

或打牌时，被忽视的我用粉红色的手指努力化开一小片车窗上的霜看外面的森林。那些单纯的一片片生长的落叶松和桦树大多只有碗口粗细，却长得可怕，有的几乎从深渊至山顶一路蜿蜒。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它们中的任意一棵假如不比其他的树长得更高更快，便很快会因日光和雨水的被侵占而枯萎。在当时，我只是为了避免无聊去重复猜测它们这样的理由，直到夜幕降临，所有树林都被夜所笼罩，我才将眼睛转回车厢顶那盏昏暗的白炽灯上去期待旅程的结束。

在那时我幼小的心把鹤镇和无聊画上了等号，只因为这两条铁轨。

自从铁路被创造以来，每个作为异乡人的过客来到某个城镇时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它的火车站。我因此将车站称为一个城市的胭脂，假如蓝天下的每座城池都是宫装女子灿烂容颜的话。它们点缀了城市，让人一眼便为那种嫣红而倾倒。

但对于鹤镇，它则是一个精制面具，它不再是城市华丽与否的点缀，而是它尽态极妍的假象。

鹤镇所拥有的车站对于任何一个不过有着一万多人的小镇来讲都是偏大的，它的八条并排的铁轨和纯粹用木头搭起的货物库房都向人们表现它拥有过的繁华，在童年时我甚至感觉连非城那有百年历史的石头月台都难以和它相提并论。事实上，鹤镇之所以有那样与其经济和人口并不相匹配的车站，不过是兴安岭在这里隆起了它颇为坚实的脊骨，导致客货列车在这里没有两架内燃机头便无法继续前行，而漫长的北方铁路又在这里恰到好处地蔓延开枝丫，无论是继续向北还是转身向西都要在此地停留休整。一系列与主观臆断无关的因素叠加，鹤镇人便每天听着火车汽笛开始他们的生活了。每个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前在鹤镇生活的人们都可以向别人讲述当时的繁华，那种永远在轰鸣着汽笛，搬运着木材和山货，川流着旅客的情景挥之不去。

而我现在再次乘坐不过六个小时的列车回到这里时，我看到的只有冰冷而斑驳的站台，以及屋顶铁皮几乎锈得如古董的仓库，没有人，没有车，只有一间依然涂抹着“毛主席万岁”的老候车室，而那同样的空旷像一张嘴说到下一个城镇只要一块钱的车票正在出售。

铁路制造了几十个这样的小镇，也毁掉了几十个这样的小镇，或者是几十个这样的小镇，让这条铁路被森林荒芜。是谁的错，我说不清楚。我只是想，擦去腮红的女子素面朝天的模样也许分外可爱，但谁猜得到面具后苍凉的皱纹呢？

鹤镇位于东经121°、北纬51°左右的牙林铁路沿线，名字来源于将它分裂成四小块的鹤河，它的模样，从空中俯视时宛如一团燃烧的篝火。

二、从左到右走四十分钟

鹤镇只有两条称得上是“路”的道路，至今我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也许它们本身也并没有什么名字，我将它们称为第一条街和第二条街，因为从左向右数，简单些的便是第二条街头了，而第一条街头则有为数不多的几盏路灯，它们从六点半被打开，到九点便关上了，从而这里陷入静谧中，只有风声和虫鸣声四散入云。

这两条路都仿佛是用四分五裂的水泥块拼就的。原来它们就有着浑然天成的模样，但因为时代久远和四季昼夜巨大的温差，原来在遥远山外结实的混凝土便也就如非城的栗子蛋糕般脆弱了。为了防止无孔不入的冻害使路面崩溃，路基用泥土和落叶质堆得很高，与路面边的住宅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似乎也是因为这个镇子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的缘故，有些城市中用排水井和下水管完成的功能只能用它们完成。但奇怪的是，污水似乎在沟里就从未存在过似的消失得一干二净，也许是大地和疯长的草施了魔法让它化为乌有，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时疫流行。在这样的路上行走，对于外乡人来说难免提心吊胆，但鹤镇人想念大地，他们的脚步和车辙在颠簸中前进，并怡然自得。

鹤镇的机动车是奇特的，除去几辆自用的二手捷达和政府机关的北京212吉普以外，普通人出门是只能坐“小蹦蹦”的。那是曾经在全国每个中小城市流行一时的一种机动三轮车，以四处透风和事故高发率闻名一时。我并不知道其他城市的这种车辆怎样面对平均气温零下30多度的气候，是否和非城一样，司机自顾自地用热水袋取暖而完全不顾乘客的死活。鹤镇的它们之所以被我单独提起，是因为它独特

的取暖方式：那些砍伐大树的双手将塑料管接到车内的暖气片（用铁皮自制），用火炕的取暖原理为车内取暖，正常在车尾的废气却被炊烟般排向空中。假如如是如此倒也罢了，更叹为观止的是有人索性在车里安了火炉！在驾驶员旁边，左侧是一架用生铁做成的小炉子，右侧一小堆干木柴，车顶上像开天窗般开了个烟囱口，一根铁皮管直插出去。那种暖便使人仿佛在家里的炕上闲坐般舒适。现在想，有明晃晃火的炉子，离下方漏油的发动机只隔了一层千疮百孔的薄铁皮和胶垫，倘若失火，粉身碎骨是不用说的，这里亦没有人在意，仿佛它本身就是配件之一。

这样的交通工具和这样的街，在一个粗糙却一应俱全的小镇里，也算是恰到好处了，反正从左到右，不过四十分钟，最后都要进入森林，又有什么可苛求呢？

三、特质生活

鹤镇是一个没有任何奢侈品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整个地球大概也剩不下几处了。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要花许多钱买并不实用的美丽，再说他们也没有钱可以去那样浪费。

长期以来，鹤镇的生活都要从外面运进来，包括日用百货，蔬菜粮食，肉类和调味品。这里没有什么外来物种能轻易生长，冬季零下 $30^{\circ}\sim 40^{\circ}$ 的低温与不到80天的无霜期，让这里除了蘑菇和土豆之外，生长不出什么来，假如没有一辆辆运输这些东西的列车，也许人们早就饿死了。曾经有一件事突出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列由内地开往林区的运输生猪的列车，因为疏忽大意导致整整二十多节车厢的活猪冻饿至死，结果从列车长到管理员上下几十人被判了徒刑。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极左年代的小题大做，但它使林区几十万整个冬天没有肉吃，连过年包饺子都是应急调来的肉罐头。尽管父亲告诉我，那罐头饺子的味道非常好。

现在的鹤镇亦是如此，至少当我去这里唯一一家超市买东西时被告知没有雀巢咖啡和DOVE巧克力，理由是旧的卖光了新的还没运来。我也因此尝到了有钱花不出去的滋味。

在这里只要有间六十平方米的小屋和每月六七百块的收入就可以幸福地生活，这里有什么地方要用金钱呢？不过是吃午饭时喝几两散白酒，晚上打一毛钱做底的麻将罢了。这里没有酒吧没有夜总会没有迪厅，只有一间五点准时关门的书店和两家配置不比学校微机室好多少的小网吧，平日连嫁女儿葬先人都要坐火车西去150公里找大点儿的镇子操办。这里又有什么物质生活可言呢？

鹤镇曾经有过一间昔日颇为豪华的百货商店，它差不多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像这样寿命长久的房屋在韭城被拆除得一干二净。即使在林区中心的城镇也剩不下几处了，那是种毫无个性可言的中国式房屋，呆头呆脑的像一个火柴盒，或是一块被雷切断的水泥块，早完成了它历史使命的建筑。在第一条街深处，在这个被分隔成一个个小间的二层楼里，有南方鞋匠架了机器做皮鞋，有老女人摆了锅碗瓢盆敲敲打打，有一家人支开桌子卖果子豆腐脑。

我记住左数第一间是一对母女开的冷饮店，那位母亲也许是早早退休的职工，面容苍老。我和父亲在只有三张桌和一间柜台的小房间里看到她将几乎没有加水的牛奶倒在机器里，听机器在她合上电闸门之后的轰鸣声。那几乎是还未脱脂的牛奶做出的冰淇淋可以让熊迷倒，我当时这样想。她也有冰糕，那种似乎也是由纯粹的牛奶制造的冰糕全世界都是一种吃法：每三个点缀一颗微涩的樱桃，淋一点儿糖汁，微笑着递给你。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人在这个贫乏的小镇享受质朴的富足？那是因为有企业曾有意在这里建设奶源基地，有些农户作为试点接受了贷款换来的奶牛，但不为人知的是，一切正常的奶牛在这里竟然产不出符合标准的牛奶，企业失望地撤走了，而留下的奶牛养殖户为了避免损失只有廉价将牛奶卖给镇民。我可以并正在忘记那对母女的模样，却难以忘记这种味道，它象征着幼稚的物质享受，以及符合我想象的夏天。

在冬天，那对母女关了店炒开了榛子，那时门口往往有个面容模糊的男人停着自行车卖冰糖葫芦，用柳条做杆，沉甸甸串了三十多颗山楂，却不过卖两块钱，我买了来，扛着回去。

冰糖滴在雪上，一个印痕便是鹤镇所有欲望的颜色，即使不满

足，依然纯洁无瑕。

四、坟和他们

鹤镇是建在山间一块盆地中央的，因此鹤镇人被森林外面的人们戏称为“沟里人”，尽管没有几个现在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在北方铁路上，除却尽头的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乡之外，没有一个城镇是森林之子的保留地，那些居民都来自说着纯正普通话的地方。

那些在文明之乡长大的人们却和大地上游荡的猎民一样，在死后选择在此地安息，毕竟他们创造了这个镇子，他们要为森林负责。

当初他们都是被一辆辆的闷罐列车送到那里的，当时鹤镇什么都没有，除却无边无际的桦树和厚重的落叶层，他们被告知要为新中国稳定地提供木材，以及顺利地活下来，一切的一切都要他们自己完成，他们在茫然之后开始动手搭建木屋和帐篷，拿起了斧头和锯，用人拉肩扛为定时来到这里的列车提供树木，并卸下酒和粮食，他们在开垦出一片平地后建立了各种机构和公共设施，又用明确的分工打造出镇子的雏形，然后有更多人坐着列车来了，他们和后来到这里的女人们结婚生子，繁衍生息，直至和镇子一起垂垂老矣。

那些长街尽头山坡下的坟墓没有什么墓碑，大理石的墓碑在这里不用十年就热胀冷缩变成一块块的碎石了。有的坟墓不过一捧土包，用抛光的木板刻上生卒年月，坟旁植下几株桦树，有的坟墓上面长了野草，雨后同普通的草地一样会长蘑菇，倘若没有每年的清明和鬼节，这里会和普通的小山坡一样寂寞。

那些人来到这里时是否想到过将会在生前死后遇见如此的寂寞？他们有的来自山东、河北，抱着“闯关东”谋生致富的念头来到这里；有的来自离这里只相隔一道长岭的东三省，那些汉子们有开垦荒野的习俗；最多的是草原森林的原住民，他们靠天吃饭，认为这里的山神不会拒绝他们。这样的一群人，也许早就不将死亡视为有物，更何况是那样孤单。

我在路的尽头，在黄表纸和酒香里向他们致敬，虽然没有什么回声响起。

五、它的灰烬

我是第三代鹤镇人，这是我怎样都无法抹杀的事实，出生在这样一个的小镇上，是一个事实，今后我荣辱与否，鹤镇的烙印将伴我终生，尽管我在非城长大，尽管鹤镇的模样只在我童年的春节真实浮现，尽管我很快将永远离开这块富饶得让人迷惘的土地去寻觅我的未来，但鹤镇将始终作为一轮淡而温暖的月亮，给我，给每一个它的游子以无穷大前行的力量。

可它维持自身生命的力量又在哪里？

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行之后，铁路沿线的小镇都因为高福利的取消和林业的衰落变得悄无人烟，鹤镇是由木头堆成的，林业是它的生命之源，作为中坚力量的第二代鹤镇人大多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离开了这里，他们上大学、参军、下海。有的人在外面的世界四处碰壁，却绝口不提返回；许多人混出了名堂，返乡接走了父母，从此割断了所有与镇子的联系，只在父亲下葬时才再次返回；还有些人留了下来，几乎在刚刚接过父亲的斧子和锯时，就被告知剩下的树一棵都不准再砍了，他们要面对每月拿着并不比救济金多多少的工资上林中种树还是一次性领几千块钱自谋生路的选择。于是有的开始养些做裘皮用的狐狸，有的种些蘑菇木耳，他们无一不接受从非城来的采购商们的剥削，他们吃了亏，却无一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山外念书，没有人愿意让下一代继续自己的命运。

我回到了父亲的学校，面对着成为储木场的操场和空无一人的教室欲哭无泪。

我的祖父，一个参与建立鹤镇的达斡尔人。我必须说他是我人生中亲身体会的三个英雄之一，他现在和那些离开鹤镇的老人一样接受着岁月和疾病的折磨。和他一同进山的男人们有的死于生产事故（即林木的突然倒塌和严重的冻伤），有的死于“文革”中长达两年的武斗和批判，有的倒在了岁月的年轮下，他是幸福的，因为直到现在除却原本暴躁的脾气他并未丢失其他什么，但他也是不幸的，他将没有机会在鹤镇这块自己的土地上闭上双眼。我亲眼看到因为主人迁走而遭废弃的木屋，那不是一间两间，而是一条长巷，一片街区都没有人